

## 《玉支玑校记》补

辜美高<sup>1</sup>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内容摘要

本文为拙著旧文《玉支玑校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单刊论文，1997）的补充。原文所论及版本跟校勘，本文概不重复。为求完整，尽量涉及文本的其他方方面面。今人关于《玉支玑》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尽量录入。而本文所企图实验，着重探索中篇爱情小说副文类的结构、文本的心理描写，全知全能与限知视觉的转换，以及悬念的艺术效果等等。

**关键词：**中篇爱情副文类，《十日谈》故事与悲剧传统，结构，三一律，主脑，悬念，《玉支玑》

---

1 辜美高博士，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 一、释名

玉支玨为这个中篇小说的道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小说屡屡提到。

小说作者引《严君平传记》说明玉支玨名称的来源（现查《汉书》<sup>2</sup>该传，只查到岩石二字，待进一步查考其他注本。小说中曾对玉支玨进行描写：高二寸，围转六七寸。是孙长肖送给管小姐在文房用作镇纸的订婚古玉<sup>3</sup>，是孙家的传家宝。《玉支玨》在线注解者梦远说：

玉支机，多作“玉支玨”或“玉支砢”，均误。书中云“这支机石三字，虽见于严君平之传（？），却从不闻有题咏之章”，此支机石指的是“织女支机石”。《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支机石也。’”据此，支机石应该是一头略尖的小石块，用来支织机脚，以保持平衡，玉支机则是块支机石样式的美玉。

这样的分析还是合情合理的。“砢”为大石头，如采石砢、钓鱼砢等词中的“砢”，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江边的石砢上。玨为玉石，珍贵可爱，通常比较小，可能是从较大的矿石琢磨出来的。宽式地说，玉、石同类，但是严格地说，玉与石却有所分别。小说文本的赞语既有描述天上织女终日织布的联句（情节在王母蛮横地分开她跟牛郎结合之后？）用机石支持织布机，以保持织布机

2 严君平：《汉书》第六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2775-2794页。

3 【清】步月主人：《玉支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第44-45页。

的平衡。织女终日勤奋地纺织，期盼与牛郎一年一度七夕之会？所以玉支玗与织女的爱情故事攀上关系。但是作者在小说的其他行文中又说它是一块“古玉”，是爱情的信物。玉石沉重，当然也可以跟铁尺等厚重文房用品一样作为镇纸应用。至少在作者的认知中，它是一块宝玉，不是普通的石头。作者在小说中至少两次用了“字字珠玗”这个成语，可见著者洞“玗”为“珠”的语义。但是这个语义跟玉支玗中的“玗”意思不合。“玗”也可以是星名“璇玗”，但是跟织女星座距离差得很远。不过从机石讹转或刻意把它美化为玗星还是有可能的，即以“玗”泛指茫茫如白玉的星座。

笔者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sup>4</sup>，“玗”与“玗”绝对不能通假，今人编《增广通假字鉴》也没有“玗”、“玗”相通的词例。但从作者行文中蠡测他把“机”美化或附会为茫茫的银白星座的“玗”，是有可能的。大连满铁图书馆原藏本《玉支玗》书题作《玉支玗》，不为多数版本所从，所以我们还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把书题定为《玉支玗》。

## 二、版本及流传

现存有醉花楼本，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据说醉花楼是清末民初的书坊，待考。

华文堂版，原大连满铁图书馆藏本，已经影印出版，公诸于世。<sup>5</sup>

《玉支玗》当为明末作品，然因手上无书，因此没能查阅。这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确证。退一步说，如果小说不是完成于明末而如

4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 2020年由大连出版社出版。

一般学者所公认的清初，误差也不大。我们从李渔的作品系年，可以约略说明这个平行的问题。李渔的《十二楼》，刊刻于顺治期间，根据学者不全面的考证，《十二楼》曾引用他自己作于明末的诗文。所以《十二楼》创作的酝酿，不尽在于清初<sup>6</sup>。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其他作家、作品平行的情况。但是该中篇小说无论产生于明末或清初，时代相差只是十来年，而且明末与清初的作品具有比较多相同的时代特征，是毋庸置疑的。

《玉支玠》自顺治刊刻后，可能出现节本，现在知道刊刻于道光年间的《怡园五种》中的《玉支玠》，系删节本，藏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可能是海内外唯一的孤本。笔者曾用过《五种》中的《麟儿报》，略知道这五种的校勘价值。因为都是删节本，原文重要的段落仍然完好地保留在节本中，为校补五种小说尤其是《玉支玠》的绝好资料。《玉支玠》节本的价值，应该也如此。

厦门刊本的《双英记》，又名《方正合传》，咸丰年间出版，现藏复旦大学<sup>7</sup>，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中国戏剧出版社近年刊本，书题为《方正合传》，笔者略查，实际上跟华文堂版相同，是二十回本，不是节本，也不是改写本，令人诧异不已。该书书前说明：六卷 24 回……，写刻本，正文半页八行，行 20 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而根据书目转录的《双英记》序文，《玉支玠》流传到后来残缺不全，编者根据残本，补写成 12 回本：

（该小说）“题清河氏梦庄居士著，琅琊先生评点。作者自序云：适客来，持一卷小说示予，批而览之，见其所言，类

---

6 《十二楼》版本传播的一些情况，见《李渔全集》卷十九，第 11 页（李渔年谱）

7 据友人代查，复旦大学图书馆并没有该藏书。可能记录者误记或是其他原因。厦门原刊本，笔者也无缘一见。

亦嫉世情之变幻，有所因而言之也。予惜其卷帙散失不全……不禁触动畴昔之怀，见猎喜之，因而补成之……是述也，非作也。书名‘双英’指两女主人公‘方奇英’和‘卜娇英’，‘方正’指女主人公方英奇和男主人正大光。”

未知具体的情况。但现存的几种华文堂版本，已经能够恢复《玉支玑》的原貌，所以厦门刊印的《双英记》，相对地不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书名标为《方正合传》<sup>8</sup>，“方正”显然是小说重点人物，其用意正是继承明末清初反淫荡风气（反《金瓶梅》）的余绪。

### 三、中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繁荣的原因

中西的中篇小说界定很不一样，西洋学者一般认为100页左右，二万到四万字者都是中篇。由于西文语言、词汇跟中国语言、词汇不一样，计量小说的长度应照顾到语言、文化的差异。近年福建师大陈节老师认为20回内的小说应该属于中篇，以回数作为明清小说长、中、短衡量的标准，这个定义可以涵盖象《玉支玑》20回、字数略超过十万字以上的明末清初小说。我认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从。<sup>9</sup>

中篇小说在明末兴起，除了各家所述的思潮等等的原因之外，笔者斗胆蠡测，是因为当时时代动荡，外患压境，内乱频仍所导致的。当时江南虽然相对来说经济比较繁荣，但是也难免受到内外时局的影响。明末发展起来传奇戏曲，由于长达数十出，而观众

8 《方正合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刊本，2000，第164页。

9 陈节：《中国人情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205-206页。

的闲空程度不一，于是演出时有所改动、删节，以适应不同程度的有闲观众。同属于叙事文学的长篇小说情况恐怕也是如此：洋洋几十万言的长篇，恐怕普通升斗小民消受不了。中篇小说在短期间可以看完，切合消费者的心理。其实一些长篇，实际上是中篇结构的组合，例如完成于明中叶的《水浒传》的结构：鲁、林十回，武十回，宋十回……不看完全书，也可以情节性、阶段性地了解其内容梗概。虽然明末江浙地区相对繁荣，相对地不受外患的影响，但境内雇农、佃农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sup>10</sup>，因此江南的生活也很紧张，估计比中国全国各地的情况略好一点而已。所以中篇体制的创作，可能延续长篇这种板块状式（中篇）的短制而出现，也说不定。在当时，中篇小说的出版也比较困难，因此明清的中篇小说常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刊，可能出于经济及行销等等的考量。这种情况，现代西方的中篇小说的出版、行销也面对这样尴尬的困境，更何况是古代西方和中国的明清时代的中篇小说。所以明末清初中篇小说比较繁荣，是相对的，是可以理解的。

西方中篇小说鼻祖为薄迦丘《十日谈》<sup>11</sup>，主要是在反神学、提倡人文、写实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时代跟明末清初中篇小说有差距，早了200年，但是创作的背景还是比较类似。两个时代中篇的创作方法也有蛮多可比性，尤其是李渔的小说集《十二楼》，跟它有相当的共同点：它们都照顾到集子各篇与整体结构的呼应。而各个中篇的具体写作情况，两个集子也有些共同的地方。明末清初这批才子佳人小说跟西方中篇小说也有共同点。

明清中篇小说的创作论恐怕尚待发掘与整理。我以为《玉支

---

10 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01-128，328-345页。

11 薄迦丘：《十日谈》，台北：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

玼》这个中篇属于爱情婚姻的副文类，约略等于传统所谓的“才子佳人小说”，范围比较狭窄，属于这个文类严格意义下的作品也相对地少了很多。

我们在此分析《玉支玼》这个中篇结构及创作方法作为研究个案，籍以窥见明清中篇爱情婚姻文类的结构以及中西叙事文学中篇爱情副文类创作技法的异与同。

### （一）爱情婚姻中篇的结构

这个中篇以强之良与孙长肖的争取管家教职、聘约的矛盾发展成强之良所支持的卜成仁争聘管家青眉小姐的矛盾作为主线，再衍生出卜成仁的妹妹才女卜红丝莫名其妙被哥哥利用作为孙长肖的诱饵，因而卷入这宗婚姻的博弈为副线，是斗智的游戏，也是权力的较量，是正与邪、美与丑的挣扎。由于双方都属于斯文阶层，斗争开始时还多少讲究尺度（decorum），但后来则采用蛮干、暴力，冲突、矛盾达到高潮，死亡或前或后相继地发生，气氛神秘、迷离。由于偶发的国内外事件，主副两线很快地交合为一，情节的发展，峰回路转 unexpected。更由于态度的转变 turning point，嗔恨、复仇的心态变得更宽宏大量，和解的曙光骤然突现。此后作者花了四五回的篇幅，抽丝剥茧，揭秘死亡，在宽恕、和解崇高的伟大理念感召下，才子佳人的悲剧才变成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在这样的架构下，小说对于势利的世态，不乏庄谐的讽戒，对于待人处事，也多有揭示。全篇抓主脑，密针线，不讲废话、不拖泥带水，为中篇爱情小说立下典范。文字朴素，少文采，是拟话本的本色。

全篇批判卜成人不学无术，凭着父亲在朝当尚书的威权，在损友强之良的怂恿下，强赘美女，藐视王法、礼法。当威逼才俊不遂时，竟然采取暴力蛮干，双方的冲突终于达到顶点。作者用了两回，

极力谱写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脑海不时浮现受害者死亡的惨状，鬼蜮索命，让他惶恐终日，睡不安眠，卷缩成一团，受尽应得的心理惩罚。

故事的情节就这样紧密地编织进这个架构上。首先，开章明义的“词曰”，先垫下整篇的基调：

白面书生，红颜女子，灼灼翩翩非不美。  
若无彩笔附高名，一朝草木随流水。  
江梦生莲，谢听絮起，千秋始得垂青史。  
闲将人品细评论，果然独有才难。

上片强调文才。才美是本小说的关键词，男男女女都以才美为美，为奇，外貌是次要。下片强调人品，才美与品美的结合，才能名流青史。

接着，小说点明地点：浙江处州青田县（今天的丽水）。小说行动发生的地点，主要是青田县——关灰养老的乡下。随着情节的发展，地点偶尔也伸张到省内的钱塘县，小说人物游西湖，所占的篇幅不多，至于主角孙长肖回原籍河北沧州参加科考，行文也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京师为帝国政治经济的权力中心，小说所花书写的篇幅也很有限。所以可以说，全篇所有的动作，都聚焦于青田县，是实写，其他的地点的情节则都很简略。总的来说，动作的地点，还是蛮单一的。这跟西洋文学的三一律中所强调的单一地点，还是比较接近的。

时间开始时是在春天（春游），情节由此展开，其他时间虽比较难推测，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譬如春游后，不多久，约莫几个月管灰奉召回朝复职，出任礼部侍郎，不久卜公子的尚书父亲徇私，上奏皇上，让管灰到海外封王，即办外交，调虎离山，以方便



儿子卜成仁在青田县为所欲为。倒霉的管灰在海外被扣留几个月，幸好能平安回朝。整个小说的时段跨度不大，约两年，即从管青梅16岁起到管青梅18岁完婚为止。所以情节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同在一个春天，或同一年内，那是事实。前后达两年之久，也不算太长、不太复杂。

小说中的事件，集中在孙长肖、管青眉与卜成仁的三角关系和冲突。所派生出来的副线，主要是使情节更复杂、有趣，加密女子才美的主题。主要人物不很多，很多次要人物没有名字，也没有声音，或只有偶尔听到他们集体说话的声音。例如小说中的奴婢二三十人，主人问他们，当然不是异口同声回答，只简单地说：“奴婢回答道……”

所以宽式地说，这个中篇还是比较符合西方的三一律的结构。用李渔的术语，是立主脑，密针线，严格的文类要求还是得到尊重。希腊悲剧是西方文学的源头，注重三一律，故事的震撼性极强。中篇小说集《十日谈》继承这个传统，自不在言下。例如第4天第1、第9个故事，都是鲜血淋漓的悲剧。

小说《玉支玼》从管小姐斯文婉拒卜公子求婚起，她没有马上决绝，而建议互考，让不学无术的卜公子，觉得不会太尴尬，可知难而退，再写到卜公子求婚屡屡受挫，恼羞成怒，决定采取暴力，强行、蛮干，可见行动逐渐升级。他用暴力赶走孙长肖，孙长肖走投无路，投水自尽。另一方面，卜公子又蛮横地到管家，强行入赘，管小姐拿他没有办法，最后自刎，倒在血泊中。全文专注这个冲突的营造，直达悲剧的高潮，但故事并没有戛然而止。国内外的情况有所改变，管灰幸好能回国，恢复他礼部侍郎的影响力，两股对立的势力，取得平衡。卜尚书不敢轻举妄动，表面上仍旧依法行事，不敢公开袒护自己的儿子。境内人事也略有变化。孙长肖并没有死，投水的只是他的巾幗长衫。他回原籍后参加科举，中了解元，

入京参加殿试，竟中榜眼，功名扶摇直上。卜尚书以及主试等都是务实人物，看风转舵，于是局势出现转机。换句话说，这个转机是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是在内外的情况有所改变时才出现。这个转捩点的出现，正与西方中篇结构的模式暗合。莎士比亚的叙事传奇《暴风雨》（*The Tempest*）中米兰公爵的爵位被弟弟联合政敌拿布勒斯国王加以篡夺，遂自我放逐到荒岛，苦攻魔术，后来借魔幻的暴风把政敌绑架到海岛，让自己的独生女跟政敌的儿子结婚，通过子女的婚姻，化嗔恨为祥和 reconciliation。再如喜剧《一报还一报》（*Measures for Measures*）很重视宽恕 to forgive，《玉支玢》亦复如此，敌我终于和解，这也是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邂逅，时间相距不太远。

## （二）小说的其他技法

### （1）心理描写

作者为了更好表达主题，配合结构，采取多种传统叙事策略。首先，传统的心理描写频频出现，作者多用“想”，“暗想”等标志（marker），全篇侧重心理描写，有的章回应用的心理手法次数，多达3-4处。例如如第七回卜公子把妹妹红丝作为诱饵，许配给孙长肖，以作为孙长肖放弃管小姐的交换条件。孙长肖的心理反应是：为什么他（卜公子）那么认真，把妹妹许我？是不是妹妹长得丑陋？但是尚书的女儿不怕嫁不出，为什么要嫁给我这样一个穷书生？疑窦重重：为何一个文理不通的人会爱我的文才，为什么平白无故对我这么殷勤……

第二次心理描写孙长肖被强之良、卜成仁骗到东庄闲荡后，派卜成仁又派张媒婆来传话说，卜公子富贵、多情。希望管小姐退婚，跟卜公子重续良缘。管小姐素知孙长肖忠厚，怕他容易上当，正想派人提醒他，但又听说卜公子把妹妹许给他，前往劝他容易被他误

会为妒嫉，在那里胡思乱想，作者把她心绪凌乱和焦虑深度地勾勒出来。

第三次心理描写紧接着上面的情节发展。当管雷前来传讯，说孙长肖有话请教她（管小姐）关于卜成仁要把妹妹许配他的事宜，他有所疑虑，拟请教她。管小姐素知孙长肖心地赤诚，不虚伪作假，不见异思迁，很是放心，适才的种种顾虑，遂尽化为乌有。她嘱咐管雷，随时提醒孙长肖，不要误中卜成仁的离间计。

该小说心理描写写得比较深入的，是矛盾最尖锐的那几回。此外，如强之良分析待嫁少女的心理，卜成仁觉得头头是道，可以奉为金科玉律。卜成仁强行入赘，逼死管小姐，心里惶恐与畏罪的描写，是符合生活的逻辑，可读性高。

《玉支玑》是以描写心理见长，作者可以牺牲其他篇幅，如写景、细节、次要人物的刻画，但心理描写则绝对不能割爱，限于时间，不能详述。

## （2）悬念与视角

作品用到悬念技法多处，如第10回预设两处悬念，第一次管雷报告孙长肖被强之良强邀到野外，管小姐闻知，意识到事态不妙，吩咐家仆管勤暗中跟踪，若遇变动，“只需如此如此”（marker）到底怎样应付，读者完全不知情，本回回末叙述孙长肖遭殴打时，突然一群叫花子出现，吵吵闹闹，出来抢夺卜公子的酒食，大伙挤来挤去，把卜公子挤倒后，让孙长肖有机会逃走。这是同一回内悬念被解开的例子。用“如此如此”的短语标志。（可惜回目已经点明：“管小姐弄巧小丐儿救人”，冲淡了悬念设置的部分效果）

不用这样的标志的悬念，而且不在同一回揭秘，而且可能跨越几回后才透露真相，这样的例子如第11回卜公子逼走孙长肖，但

又怕孙长肖没有马上离开，急派人追赶。孙长肖见状，乘夜离开旅店，当卜公子的人马追赶来时，孙长肖把白衣巾幘等用泥土包好，丢入江中，然后逃走。他不敢走大路，沿着江边的丛林跑去。卜公子的家人赶到桥边，见不到人，又见孙长肖衣幘浮在河面，以为他投河自尽。家仆赶来，认得河里漂浮的衣物是孙长肖的，以为他失足落水。到底孙长肖生死如何？至少一部分人如卜公子等，认为他已经死了。到底孙长肖是生是死，众说纷纭。一直要等到后面第15回，这个谜底才揭开：“小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原来他没有投水，安然回到原籍报考，中了解元，进京考中榜眼。

第13回回头管小姐跟弟弟管雷商量对策，怎样应付卜成人一再纠缠，叙述者又重施故技，写管小姐道，需“如此如此”（marker）方能杜绝他的念头。读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计策，悬念难于释怀。一直读到回末时，才知道管小姐假装要杀卜成仁以吓唬他，而且如果卜成仁进一步死缠，管小姐就自杀，读者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管小姐她们预先部署，弄熄灯笼、火把，迅速行动，在漆黑、惊叫乱成一片的时刻，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管小姐自杀后，灯笼火把才再度点亮：只见血泊中的管小姐，衣衫血迹斑斑……卜成仁以为是真的发生命案，事情弄大了，惊恐万分……这是作者苦心经营的一个情节，是小说的最关键！不赘。

笔者认为，悬念的设置，也跟视角有关系，借以营造神秘气氛。上述两个最关键的悬念（即第二、第三例子）很象限知视觉。限制视角是中篇惯用手法。孙成肖投水，在卜成仁、孙氏的仆人看来是事实，属于限制的角度，为预设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服务。作者对于视角艺术的效果已经体认到，但不够彻底，上述第三个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例子中的悬念设计，是相当成功的，只有管小姐以及家人才知道管小姐用苦肉计，其他在场的人的视角包括卜公子、四个侍女，三十个家丁都受到限制，因而被蒙在鼓里，尤

其是在朦胧昏暗的灯笼、火把的照耀下，小说的阴森莫测的氛围，十足到位。可惜，作者在章回的标题中，暗示管小姐诈死（俏佳人苦肉计吓杀痴人），点明情节内容，露出马脚，减少读者绎读时寻味的期待，这是否是传统章回标题的局限？而管小姐死亡的谜底逐渐揭开，也可以说是视觉限制的逐步解限。（管小姐的父亲在北京先闻女儿的凶讯，后来才知道她没有死，作者安排卜红丝到管雷的家，卜红丝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知道管小姐未死的秘密，但她却守口如瓶；接着让卜成仁因为逼死管小姐畏罪，托在京师担任尚书的爸爸协助开脱罪名，才让他的爸爸获知真相。只有卜成仁及孙长肖最晚知道真相，目的之一是对卜成仁进行惩罚，让他惊恐、焦虑，另外一个目的是对孙长肖道德的考验，并从盘根错节、复杂的关系中考验他的操守，并在现实中让他学会变通、分辨公私。

### (3) 讽刺

作品不乏讽刺，讽刺也是写实作品的任务之一。例如青田县令李知县，他不是一个过场人物，扮演个功能作用的贪官。他早年在青田县受卜成人之托，诬赖孙长肖或其父偷盗县府库存宝物玉支玑。实际上，作者在回目中虽然没有重点地批判他，但在第16回末却用一页的篇幅，淋漓尽致地嘲讽他：当他听说孙长肖在原籍中解元，预料孙长肖的影响，不可能跨省。正在犹豫之际，不久又传来孙长肖高中榜眼的消息，这回他紧张起来，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马上送致匾额前往恭贺，并购置新屋，请孙长肖的妈妈祖夫人进住。作者行文时特撰联语，对他进行批判。用“正是”的标志写道：

总是一人分两截，问今何是昔何非？欺贫曾诈玉支玃，捧贵新开金屋扉。<sup>12</sup>对孙长肖态度势利，前后判若两人，加以嘲讽。

#### (4) 词汇语义复现

例如第14回卜公子“受惊”的“惊”字共14次，同义词“吓”3次，总计17次，还未把形容惊吓的短语算进去。“惊”一词反复的出现，加强他惊恐的状态。（后面几个“惊”字，不属于卜公子受惊吓的情节），所以说，这一回，“惊”这个关键词，也有十来个，加上状述恐怖的词汇、词句如缩成一团，一身冷汗，跟其他词汇如血衣、深夜、鬼蜮、阎王等等，不断重复加权，增添恐怖的悲剧气氛。

#### (5) 写景写人

小说写景精简，是中篇的典范，利用简单的词句进行勾勒，通篇都是如此。例如第一回写青田县风景，“峰峦高峙，十分秀美”，不拖泥带水。

记西湖之游，也只是简短几句，幸好辅以苏轼的名诗压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亦相宜”，才不至于亏负西湖的盛名。

至于引诱孙长肖闲荡青田县的东庄，其位置及风景，作者只简略地说：距离县城二三里，“一路娇花新柳，颇堪游赏。”

作品写人，对主要的人物还是卖力地刻画，孙长肖、管青眉、卜成仁等主要人物的复杂性格，在小说各处的重要情节予以展示，例如：孙长肖才美，德行崇高，但也有性格弱点，忠厚却有时近于

---

12 《玉支玃》，第161页。

迂腐等，虽然叙述简略，但通过情节，随处条分缕析、随处展现。

卜成仁：不读书，养着一班游手好闲之徒，终日只干那不公不法之事。他父亲吏部尚书，为人又甚是不端，在朝堂之上，专以威逼压人……<sup>13</sup>

描写管小姐的外貌一开始只是简略地介绍，不过对管小姐的刻画散见全篇各处，有时写貌，有时写性格。其中有一处略长些，如：

（张媒婆眼中的管小姐）：强项公恁，那管小姐脸儿分嫩；娇细不过；看其形象，瘦弱可怜；真是吹弹得破；腰儿柳细，真是手捻得断；微微骨儿，竟似未生；小小脚儿，浑入没有；听其声音，娇细不过；看其形象，瘦弱可怜。及听到她说出来的言语，却词明义正，理直气壮，任你就有七张嘴，八个舌头，也说她不过。）<sup>14</sup>

祖夫人言重的戴小姐（其实是管小姐乔装的）：

赋窈窕之容，抱幽贞之性，朱嫌其赤，粉压其白，诚绝代之佳人也。<sup>15</sup>

描写管小姐外貌兼性格的，如：

---

13 《玉支玑》，第 22 页。

14 《玉支玑》，第 108 页。

15 《玉支玑》，第 163 页。

貌艳丽如花，胆智慧计，性格倔强，不受要挟。

孙长肖：才美，忠厚、重德、不欺诈，小说也写其性格不够坚定的一面、不够警觉之处。限于时间，恕不能详细分析。

多数次要人物如家丁、侍女、丫头，无名无姓，少发声，甚至无声。这是作者注重一人一事，不旁骛的写作策略。

为了节省篇幅，小说简化情节，追求简洁，其他繁琐枝蔓的细节几乎没有它们的空间。例如第13回，卜成仁带三五十人到管家“做亲”，为节省篇幅，作者并没有铺写，只一笔带过。不像《儒林外史》多处铺写士绅讲排场，吹吹打打，描述之后，再加以嘲讽。这跟中篇作者的主旨和立意有关。他专注的目标是写卜成仁的蛮横，但不旁及他是否讲排场或其他习性，所以没有细写。作者进行压缩，腾出空间，可以更深入、更广泛地挖掘人物的心理。

#### 四、结语

小说技法除了上述第三节所述各点之外，“奇”也是小说作者的审美追求。举凡才美、好诗、乃至于高明的骗术等等，都属于“奇”范畴，全文可以找到至少一二十个例子。限于时间，不能够一一分析。“巧合”事件至少有两处：卜成仁未婚妻死去跟管灰招女婿是其中的一个巧合，在这就不分析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有相当强烈的妇女解放思想，文本颠覆了男才女貌的刻板观念。才美的孙长肖在很多方面不如管小姐，多次尊她为师，请她指教。子女的婚姻自主，在文本中也有相当的侧面反映，印证了蒲松龄的记录：子女的婚姻，父母只主一半。这种种足以证明《玉支玃》是一个重要中篇文本、文献，让时间证明吧。



## 参考书目

- 【清】步月主人：《玉支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 《方正合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刊本，2000年。
- 张韧：《小说世纪探索》，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 陈溢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香港：学峰文化事业公司，1997。
- 陈大康：〈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文学遗产》，1998。
- 陈大康：〈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1月。
- 林文琛：〈十日谈框架阐释〉，《台州学报》，2001年2月。
- 林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 孟睿：〈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结构设置艺术〉，《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4月。
- 单锦珩：〈李渔年谱〉，见《李渔全集》十九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 陈节：《中国人情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朱萍：《明清之际作家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游秀云：《元明短篇传奇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97。
-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Novella” *World Encyclopedia* online.
- “Novell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 Marga Cottino-Jones, “Observat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Decameron* Novella”, *Romance Notes*, Vol.15:2, Winter, 1973.
- Michal McKeon, *Theory of the Novel*,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ony Weldon, “Notes on the Novella”, *Southwest Review*, vol.8:4, 2011.

David Macey,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enguin Reference, 2000.

Stephen King, *On Writing: A memoir of the Art of the Craft*, New York, NY: Scriber, 2011.

Christina Su Hua Yao, "Caizi Jiaren: Love - Drama During the Yuan Ming and Qing Perio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Asian Languages, 1982.

Graham Good, "Notes on the Novella",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Vol.10:3, Spring 1977.

Henry H.H. Remak,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German Novella: From Goethe To Thomas Mann*, New York Berlin Paris et al: Peter Lang, 1996.

Corradina Caporello-Szykman, *The Boccaccian Novella, The Creation and Waning of a Genre*, New York, Frankfurt, Paris and et al: Peter Lang, 1990.

Richard G., Wang Ming *Erotic Novellas: Genre, Consumption, and Religiosity in Cultural Practic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The Research on "Yu Zhi Ji Jiaoji"

**Dr. Kow Mei Ka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upplement to an earlier edition of my article, *The Yu Zhi Ji* resear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Department, single issue, 1997). The original text and its edition have been proofread and are not repeated here. For the sake of completeness, other aspects of the text have been covered as far as possibl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 have tried to include as much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Yu Zhi Ji* as possible.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the middle-grade romance subgenre, the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of the text, the transformation of omniscience into limited knowledge, and the artistic effect of suspense.

**Keywords:** Chinese romance subgenre, storytelling and tragic tradition of *The Ten Days*, structure, trinity, mastermind, suspense, *The Yu Zhi Ji*

